

则用来灌香肠、腌腊肉，庭院中的香肠、腊肉挂得越多，代表家境越殷实。

对于困难家庭，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都会主动分享一块猪肉，最后一看，反而是杀不起年猪的家庭挂的猪肉最多。“杀年猪这一习俗，不仅气氛热烈，也饱含着浓浓的人情味。”何定安说。

### 喜气迎新春

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，祭祖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。一大早，何定安的母亲就将祖先的牌位擦得干干净净，父亲则在牌位前摆上贡品，在家门口点燃一堆蕨萁草，让袅袅青烟呼唤祖先回家共度佳节。“请祖”仪式过后，过年才算正式开始。

除夕守岁，将过年的欢乐气氛推向顶峰。吃过年夜饭，村里开始热闹起来。人们在空地上燃起火堆，吹起笛子、弹起弦子，手拉手围成圈打跳。欢歌声刚一响起，何定安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，加入打跳的队伍中。此时，老人和小孩坐在温暖的火塘边唱年歌，老人们通过歌声，给孙辈讲述祖先的故事和良好家风。欢声笑语持续到深夜，直到新年的钟声敲响，大家才依依不舍地上床睡觉。

新春伊始，人们通过各

种祭祖活动，祈求新的一年吉祥安康、六畜兴旺。此外，拜年也是过年期间重要的社交活动。何定安记得，父母会提前准备好拜年的礼品，将猪头、猪肉、白酒、糖果等物品装满一大背篓。父亲背着背篓，母亲领着孩子们，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回娘家。路上遇到熟人，会互赠礼品、互道祝福。

春节接近尾声，还要“送祖”。这天晚上，何定安的父亲彻夜不眠，等待清晨的第一声鸡鸣，赶紧叫醒熟睡中的妻子和孩子们，起床张罗“送祖”。母亲在火塘四方摆上“祭祖饭”，全家拜完后，每人分食。随着这项仪式结束，节日氛围逐渐消散。一直到正月十五吃完汤圆，大家扫除松毛，收起磨单秋，为春节画上句号。

### 习俗的变与不变

从小耳濡目染的年俗文化，为何定安日后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埋下了种子。如今，58岁的何定安是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，致力于当地彝族年俗文化研究。

数十年的研究，让何定安明显感到，一些年俗正逐渐消亡，或被全新的形式替代。何定安举例说，传统的“祭祖饭”要用自家杀年猪

的肉汤饭。而现在，很多人家已经不杀年猪，就煮一碗鸡蛋汤代替肉汤饭。过去，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第三年，家中兄弟会送给她一头母羊，祝福她开启新的生活。如今，送母羊改成了送红包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

“特别是近年来，随着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、城乡一体化发展等不断推进，以及外来文化冲击，传统年俗的消亡速度呈加快趋势。”楚雄州政协常委、州彝族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钱丽云也有同感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即便受到多方影响，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中，年俗形式变了，不变的是文化内涵。比如，搬到城里居住后，无法在庭院中立青松，人们会折三支松枝插在窗台上，延续“迎接祖先”的习俗；传统打跳用笛子、弦子伴奏，如今家里没有乐器时，就以音响播放歌曲代替，同样能营造出热闹的节日氛围……

“年俗不仅是一场仪式，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美好愿景才是精髓。”何定安认为，延续至今的年俗，凝聚起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、归属感，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，也弘扬了敬畏自然、尊老爱幼、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。🏠

本刊记者 曾永会  
通讯员 孙林芳 / 文图